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一名比丘師經　竟

失譯人名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衆祐遊於華氏國阿難
以人定時白衆祐言衆祐滅訖之後
棺斂尊身其禮云何衆祐曰且自憂
身無憂佛也吾滅度後當有梵志理
家盡禮葬送阿難言其禮云何衆祐
曰如飛行皇帝送喪之儀重曰願聞
儀則衆祐曰聖帝崩時以劫波育㲲
千張纏身香澤灌上令澤下徹以香
漬身上下四面使其齊同放火闍維
撿骨香汁洗盛以金甕石為𣪍訉縱廣
三尺厚一尺四邊上下各安一枚金甕
置中時刹懸繒具供所應起土為塔
華香供養佛當踰彼所以然者吾自
無數劫以四等弘慈行六度無極經
緯十方拯濟群生功德隆赫成斯如
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
人師至尊難齊各以杞土供養塔者
其福無量末世穢濁民有顛沛之命
財有五家之分吾以是故留舍利并
鉢以穰世顛沛之禍安祐衆生為宗

搖緩菩逆經 第三張 竟 晉

潮像令民覩則沙門以經導化末聞令生者永去辛獄之酷死者免三塗之罪又獲昇天若為佛廟當令踰彼矣阿難言鉢當如之佛言吾鉢者四天大王之所獻也合四以為一佛所食器群生慎無以貪矣滅度之後諸國詩之民心邪荒賤命貴婬背孝尊敬鉢當變化現五色光飛行昇降開化民心剝廉覩之進存佛德去愚即明頓用正教皆興廟寺旌表佛德轉當東遊所歷諸國凶疫消歇君臣康休泰帛豊穰欣懌無患然遠三塗皆獲生天極東國王仁而有明鉢當翔彼王崩之後其嗣婬荒廢真從邪民心亦介覩鉢無肅敬之礼天龍見之悲喜迎鉢還海供奉王云尊鉢憂忽交留月布告諸國購鉢千金連年募之令出首尾民貪重賞遍索不得時有賤人其名曰師僞作比丘發養酒食妻居育子當醉提兒詣宮門言吾知鉢處王聞大喜請沙門入曰鉢所在乎對曰先以金來王賜金千斤師曰唯沙門當盜之耳即下書考推諸沙門其

毒酷烈邑民觀之靡不悲王王曰今
為誰沙門寺答曰吾師事佛王曰佛
有何戒耶師曰有二百五十戒王曰
首戒云何答曰第一當遵慈仁普惠
恩及群生視天下尊生身命若已
身命慈濟悲愍恕己安彼道喜開化
護彼若身潤逮草木無虛抂絕也王
曰善哉佛之仁化懷天畏地何生不
賴焉二當遵清無積穢寶尊榮國土
非有無其草芥之屬非惠不取王曰
善哉斯可謂清白者也三當遵貞心
無存婬口無言調爲膚邪色一不視
聽觀彼婦人以母以姊以妹以女寧
就燔身無為婬亂王曰善哉摸真景
淨佛化為首矣四當慎言無兩舌惡
罵妄言綺語前譽後毀讒入無辜盡
道說殘欺禱呪咀寧就吞炭不出毒
聲也王曰善哉佛化惴惴慄慄慎言乃
如茲乎五當絕酒夫酒者令君不仁
終不忠親不義子不孝婦人奢婬敗失
二十有六亡國破家靡不由茲寧飲
毒而死不酒亂而生矣王曰善哉佛之
明化令香德懷道滅于衆惡興于諸
善清淨為身淡泊為志經化人仁而

棺斂葬送經

佘教吾令發藏守清淨無貪而佘偷金戒
云無婬而佘畜妻戒當盡誠而佘虛
諸沙門云其盜鉢令吾罪無辜戒无
嗜酒而佘醉來外諸沙門有具斯五
德為高行者不乎荅曰其為凶穢甚
於吾矣王問有司諸沙門何以為業
對曰分衛無度其為衆穢甚於彼師
矣王曰佛戒有二百五十仁過仁儀
清淨太素貞齊虛空信若四時明踰
日月緣得斯類甚法服偷應器偽為
沙門亂正真乎一戒不奉而云二百
五十勑有司曰佛清淨廟賢聖所宗
非鳥獸之巢窟逐出穢濁者無令止
佛廟矣國之君子欲興剎廟惟無快
賢處乎宣佛神化者技陵而止自斯
大道陵遲神化日衰佛告阿難吾雖滅
度後留鉢及舍利若有賢者肅心奉
養終皆昇天阿難言千歲之末鉢現
神德變化若茲豈況無上正真道家
正覺之靈化乎佛說經時天龍鬼神
王臣四輩靡不哽咽稽首而去

佛滅度後棺斂葬送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